/生活手记/

离别

□庞白

人这一生，离别无数。

送小孩去学校，看着他稚嫩的肩膀上压着沉重的书包，一步一步走进学校大门，不由得想起小时候，父母也这样看着我们背着书包，踩着青石板路，拐过街角去学校。

曾在不同的机场、火车站和汽车站送别朋友，朋友也送过我，身边是大同小异的播音腔、喧哗的声音、匆忙的脚步、沉默的座椅及一晃而过的欢笑与悲伤；酒店里、马路边、大树下、商场门口……人们拥抱、握别、挥手，言不由衷的话语、悲伤或麻木的眼神，幻化出千般百样又一成不变的离情别意。

十六岁时，我经历了真正的离别。父亲心梗发作，突然就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母亲和我们撕心裂肺的哭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，但无论怎样，谁也无法阻拦父亲远行。

有一个朋友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：若父母健在，一个人即使活到六七十岁，也仍然是孩子。

然后，朋友这样评价我：你这种情况，是从少年一下子跨进了中年。

我竟无言以对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随船远航，第一次离别我们这座城市。随着港口建筑和港口里穿梭的小船在眼中逐渐消失，一种无法言说的滋味，从心里缓缓涌出。

那时候，我还没有几个外地朋友，没有手机，也没有QQ，少不更事兼独在异乡，除了被浓浓的所谓背井离乡的愁绪浸泡着，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想。

那一年，我第一次不在家里过中秋节。中秋节前几天，趁船靠岸时，我给母亲寄了一张明信片，不知她收到没有，她没提起过，我也没问过。

时光流逝，此后，我经历了更多悲欢离合，渐渐地，人便有些麻木，心也慢慢平静下来。有时，离别甚至能带给我一些轻松和欢快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是不需要离别了，还是离别影响不了自己了？是不重感情了、更坚强了，还是更脆弱了呢？是，也不是。

有时也想起别人的离别。

古代，朋友间每一次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，几乎都是生离死别。“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。相去万余里，各在天一涯。道路阻且长，会面安可知……”杜甫和李白的离别，王勃和杜少府的离别，伯牙和子期的离别，都是“远送从此别，青山空复情”，此后虽然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，毕竟“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”。

江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有；沧海变桑田，物是而人非，更多。

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离别让人百感交集却无可奈何。

里尔克这样写过：“谁此时孤独，就永远孤独，就醒来，读书，写长长的信，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，落叶纷飞。”

想来，珍惜当下，乃至理名言。

可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、把握得住呢？

晚报副刊精读
扫二维码
听《经典洛阳》
上喜马拉雅FM
听《经典洛阳》

/若有所思/

大雪

□米丽宏

一到大雪节气，一年基本进入收尾阶段。雪，似乎就是为写年终总结而设的一章留白。这一年，不管收成怎样，雪一飘，就总是圆满的；若无雪，大雪节气一到，人便会盼雪来。

小雪时，地气尚温，天气轻寒，树叶也斑斓，让人感叹“十月小阳春”。及至大雪来临，气温降下来，空气里才真正有了寒意。天地万物的色调变了，露出一个模样周正的冬天。山水、树木将丰腴、繁华褪尽，将花叶等饰物统统甩在风里。一切都淡了下来，世界有了简单的水墨意境。

一年一度，四季轮换，我们应该顺应天时，把生活切换到“大雪”模式。

白昼越来越短。清晨将近七点，天还未亮透；下午不及五点，暮色已经围拢。一天有十四个钟头，世界都隐在黑暗中。

黑夜在这时呈现出超乎寻常的耐力。这样漫长的冬夜，靠什么来温暖自己？

我们早早回家去。

回到家里，擦玻璃，收拾书橱，把屋子烘得暖暖的；涮羊肉，或煮一壶茶，窗外寒风凛冽，不必理它。在灯下，看一幅山水画，读一册老书，或者，干脆钻进被窝，做一场美梦。

前面二十个节气，我们一直在前进。春播种，夏耕耘，秋收获，如今是大雪了。百里之行半九十，我们已经抵达“九十”，需要把冒火的热望冷一冷，腾出心静静地想一想未来。

以往三季的得失，总结一下；最后一搏的着力点，谋划一番。下一步，下一年，从工作到生活，从单位到家庭，从眼前到长远……在一年倒数第四个节气，好好思忖一番。

趁这夜深，趁这夜静。

洛阳威盛十二年品质老店 | 销售热线：686 00000 地址：西工区王城大道与汉宫路交叉口（汉宫路5号）
东风日产威佳宏盛旗舰店 | 销售热线：6065 3333 地址：高新区河洛路与安康路交叉口辛店【威佳汽车城】
东风日产洛阳威丰总店 | 销售热线：6525 0000 地址：九都东路与启明南路交叉口向南200米